

遇見紅石河

林漢筠 著

Y u n j i a n
H o n g s h u i h e

南方出版傳媒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遇见红水河 / 林汉筠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360-8882-5

I. ①遇… II. ①林…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1766号

责任编辑：周思仪 周 飞
技术编辑：薛伟民 林佳莹
扉页题字：吴俊明

封面设计： 禮孩書衣坊
LI HAI BOOKSTORE
bookd@163.net

书 名	遇见红水河 YU JIAN HONG SHUI HE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5.25 1插页
字 数	41,000字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遇見紅水河

吳桂賢題

两种诗情的聚集与迸发（代序）

严风华

林汉筠与东兰，这一人一地彼此相隔近千公里，本来是无缘交集的，但一个偶然的机缘让他们融汇在一起了。

作为广东东莞对口广西河池精准扶贫工作队伍的一员，林汉筠多次专程从东莞来到东兰。他到东兰，除了扶贫，还肩负着一个职责：文化使者。所以，他偕一班南粤诗友，一踏入东兰，便以行走的方式，丈量东兰的红土地。他们逢山爬山，遇水涉水。东兰那清秀俊逸的群山，蜿蜒的河流，以及彪炳流芳的人文景观，令他们兴奋不已。

林汉筠尤甚。当他看到东兰那些与日常有所不同的风物时，他的内心暗暗地颤抖了一下。这种颤抖，是一种对自然山川的敬仰，是对丰厚的历史积淀的尊重，更是发自内心地对事

物的惊诧与膜拜！

要知道，林汉筠也是个诗人！

诗人的心，往往是敏感和细腻的。东兰的事物，带有一种率真和激情的诗意，正好与诗人的诗心做了个激烈的碰撞！

我以为，东兰这片红土地，实实在在蕴含着两种璀璨的诗意。其一是世袭相承的英雄情怀。早在明朝弘治年间，东兰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叫韦虎臣。他自幼勤读诗书，好学武艺。其父韦正宝顺应他的爱好，从武当山请来僧人觉定，传授兵书韬略及拳术、棍棒、刀功剑艺等。十六世纪初，倭寇蹂躏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肆掠夺财物，抢劫商船，屠杀居民，烧毁房屋，民不聊生。

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正德四年，即1509年，东兰州第二十二任土司韦正宝奉调率东兰、那地、南丹土州狼兵，驰赴广东惠潮等府灭倭。狼兵出征时，韦虎臣才十五岁。出于民族大义，韦虎臣慷慨请缨，随父出征。父子发出肺腑誓言：“此行也，誓不与贼俱生。”

正德八年，即1513年，韦虎臣复奉旨令率领壮族狼兵，长途跋涉了三个多月，赶到江西，征剿大帽山、大庾山、横水、左溪等地顽寇，经大小五十多仗，均获全胜。关于狼兵，《粤西丛载》记载：狼兵“一人赴敌则左右大呼夹击，一伍争救之。一人战没，左右不夹击，立斩。一伍之众皆论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斩。退缩者斩。敌以金帛遗地拾者斩”。这种使人不寒而栗的严刑峻法，造就了一支视死如归的铁军。而这些狼兵

只是“人日米一升，计价月可一钱”而已。

因战术高明，狼兵但凡征战，所向无敌，倭寇闻之胆丧。沿海人民为此歌颂：“将如虎，兵如狼，卫国保家邦。红旗招展处，敌寇尽丧胆。壮族好儿男，英名传四方。”正德皇帝说道：“今得虎臣和狼兵，东南沿海无忧矣！”

因为战功卓著，朝廷赠给韦虎臣“衷孝忠勇”的匾额。然而，意想不到的，韦虎臣在凯旋班师回京途中，竟被奸臣严嵩用毒酒害死，时年仅二十二岁。

这是出现在东兰红土地上的英雄好汉！

这种热血迸张的革命斗志，一直在东兰流传。

二十世纪初，东兰又出现了一个英雄——韦拔群。1916年初，他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参加了护国运动。1921年9月回到家乡东兰，秘密组织了“改造东兰同志会”及“国民自卫军”，号召农民起来“打破不平”“救家乡、救广西、救中国”，从而成为广西农民运动先驱。后领导百色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

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被叛徒杀害于广西巴马西山乡香刷洞。

韦拔群的牺牲，并没有扑灭革命的烈火。随后，东兰又出现了韦国清、覃健、韦杰、韦祖珍等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东兰成为闻名全国的少数民族将军之乡。

毋庸置疑，东兰透着一股浓烈的英雄之气。这是一种壮烈的气质。

其二，充盈诗意的山水风物。在东兰所到之处，所见万物，无不浸染着可歌可泣的诗意。奔腾万里的红水河自然是着笔凝重的自然景观，而随之引带出来的月亮湾、魁星楼、官帽峰、列宁岩、坡豪湖、旧州古隧道等，这些名胜古迹都分别暗藏着一段历史的印迹，组成了东兰富有诗意的山水风物。

林汉筠是个有情怀的人。他触摸的山水，能撩拨起他的诗情；他涉及的风物，能触动他的诗心。这山水风物与这诗情诗心一个贴切的交集与碰撞，诞生了他的《遇见红水河》！

林汉筠的《遇见红水河》，是诗人的诗心与大地风物作一次坦诚而真情的交谈。所有的章节，都与东兰历史人物与事件有关。此时，林汉筠完全放低了姿态，将身心的触须，抵达东兰的山水，用洁净的言语，描摹东兰的过往。

我从八百里外的粤地逆流而上
脚步摆脱一路的抛引
只为沐浴这坛经火
只为打一壶红河水

那千年的叮咛
被油纸伞挂在红水湾头
而那红尘深处
我看到熟读的诗词
比酒还烈，比山歌还辽阔

在我划开水墨中
素淡素清

此刻，林汉筠的心一定很静，他将触摸东兰的感觉，倾注在东兰的情感，写得深浅有度，意韵俱佳。

总之，《遇见红水河》不仅是林汉筠一次扶贫经历的见闻沉淀，更是他的一次异地文化的交集与碰撞！

（本文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目录

一条河的相遇

- 002 红水河，太阳的儿子
- 010 水 书
- 011 船过桃花坞
- 013 船 歌
- 014 船 语
- 015 观 雾
- 017 听 河
- 019 夫妻岛
- 021 望夫柳
- 023 情人码头
- 024 坡豪湖水下土州署
- 026 月亮湾
- 028 月亮河
- 029 月亮树
- 030 月亮潭
- 032 “月亮酒”

- 033 “月亮桥”
035 一条江的宣言
037 读 山
047 两棵树的姿势
049 两个古洞的联想
051 两个人的对话
054 几处乡愁
065 梅花三弄
073 哭 魂

一座崖的解读

- 076 崖 祭
077 崖 鹰
078 崖 棺
080 崖 壁
082 崖 魂
084 崖 蹄
085 崖 藤
086 崖“危”
087 崖 梯
089 崖 槐
090 崖 柳

- 091 崖 行
092 崖 “佛”
093 崖 诗
094 崖 蛙
096 崖 鼓
099 崖 月
100 崖 鱼

一个男儿的绝唱

- 102 正月初一的哭声
103 十八岁的天空
105 行走的“天书”
106 追随孙中山
108 祖寺庙读经
109 结盟银海洲
111 行走东兰
112 两个农民领袖的握手
114 列宁岩的手势
115 火 花
117 望海岭头兄弟情
118 共耕社里篝火红
120 望北斗

- 121 魁星楼的灯光
123 头 颅
126 听到太阳在喊你的名字

一片梅花的隐语

- 128 和你捞回虚度的时光
129 将月亮别在衣领上
131 想在月光下举行一场婚礼
132 茶 语
133 林 音
134 梅花的隐语
135 生命有狭小的相逢
136 风的诉语
138 凤凰花
139 像读经书一样读你
141 问 道
143 爱情词典
145 同心锁
146 花 街
147 玫瑰礼堂

149 以诗歌的名义感恩（跋）

一条河的相遇

“要让一种动物有它生动的表情”

木桶的火，打着火星

春雷垂涎

屋檐上的三月三

我们如期相遇

红水河，太阳的儿子

一

季节交给一场春雨
在东兰，你就这样淡定
河岸、佛堂、“通天石”
一一释放辽阔的光

铜质的钟声
唱响一条河的历史
江山安顿
稻穗的光芒，金色的风

“比时间更耀眼”
“蚂拐”“春榔”“铜鼓”“猴鼓”
在古老的投影里起舞
春天，受雇于壮牛
阳春踏实，栽种着传奇
一辈一辈，在两岸繁衍着英雄

二

肇始，珠江之上

一个梦清晰可见

“黄道射日”，多了个生死之恋

种种命定的爱与煎熬

青山以断臂的手势

回应坚贞的质疑

红水河，可以铸造星空

可以断崖

可以将铁鹰放飞天穹

但绝不做沉默的歌者

攥着颂词进入东兰

在水天间，书写崖山之春

一匹马驰来

踏开云南，跨开贵州

历史峥嵘有声

左岸与右水

耸立着一个个民族英雄

三

李白，是个记忆千年的人
在这里，他记住了明月
掖着红水河周游世界
杜甫，忘却红水河还有一方佳人
传语风光，长啸一声“情未了”
苏东坡，总会乐把荒凉看成奇妙的风景
坐在苏仙山上
抿一口“东兰红”，醉了嶙峋的岩壁
王之涣，来过
不过，错将红水河比作黄河
远上有多远？

啼血的号子从骨髓里奔来
岩石不再沉默
巍峨如崖，慷慨如岸

山歌与渔歌互答
阳光舞蝶
柳条唤醒乳名
一首明媚的诗篇清澈了眼睛
或许千年之后，他们记住了
有一个珠江来的汉子叫林汉筠

四

刁江带着名叫清水、布柳、灵岐的三个妹妹
织一条大围巾，在埠头打口哨
木桨失声，条纹如铁
一只山鹰与风搏斗
俯冲、盘旋
扬了扬手，染绿一条河水

躲在石山下的神龟濯洗眼睛
波光里，闪过神秘的身影
时光磨砺
四个孩子的笑容打开壮锦

拐弯处，有客栈或者伙铺
我祖辈某年的某个深秋
在这里落宿
那天晚上，他睡得很香很沉，鼾声如雷
将那只万年神龟跌落在深渊

一个老人的苞谷酒
醉了一方山水

喊一声红水河
我激情澎湃

五

鱼，到了青春期
滑过浣衣女的手

马雄山的歌，把所有的感动
装在红水河里
一句纯粹的《好花红》
所有的花，披上太阳的光亮，水一样发芽
经筒之声和辽阔的风雪相映生辉

爱情与山水共枕同眠
神女岩上“嘎吱”作响的泪
大河的往事装进口袋
天空与鱼一起跳跃
后岷山，留兵山，所略山……
每一座山都是一个好汉
他们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万象之上，用语言捧出初升的太阳
隔着一根草的距离
有一个祖传偏方，藏在三山四水之间
砾石代替潮汐，代替风

竖起杆旗
与回旋的山鹰一起，扬起
所有的季节

举念相随。我和泪蓬勃

六

流向世界的码头
一头挑着南国丝路
一头挑着整条河的山歌

马帮，以大山为针，长河为线
一针一针，缝合铃声与脚步
热腾腾的老苦茶，陶碗里的苞谷酒
饮的是欢声笑语，还有那旱烟味的爱情

红肚兜的布依阿妹
采菊、浣纱
点篝火的壮家阿哥
朗日拨云
给朝露腾开一条路
红水河的彩霞，生机勃勃

七

鼓鸣

掩护着喜悦、骚动

生命的荣光

辛弃疾提着月亮来了

陆游甩了甩秀发

陶渊明在路上，他的船刚刚拐过河湾

黄庭坚一管长长的笛，渐渐湮没最初的信念

将自己吹成临风少年

—— 他们在一个词语里修行

某个朝代

兵法阡陌分明

勇士排列整齐

铿锵之声盖过蓑衣

我发现这条河与众不同

这畦地与众不同

心中的秘密

滴水成歌，敲响山村神韵

八

那天，细雨像唐朝的小令
漫不经心地吟咏红水河

我从八百里外的粤地逆流而上
脚步摆脱一路的抛引
只为沐浴这坛经火
只为打一壶红河水

那千年的叮咛
被油纸伞挂在红水湾头
而那红尘深处
我看到熟读的诗词
比酒还烈，比山歌还辽阔

在我划开水墨中
素淡素清

水 书

站在岁月的枝头
与南来北往的行人一一叩笑
歃血，作揖
生死离别
蒹葭之间藏着一封未寄走的情书

渔火，灯帆，鸦群
竹片成排，大地之间
芦苇作笛，吹向辽远
询问鹰
一支凛冽的羽毛写下一条江的俚语
林林总总的方言里
码头上的那杯糯米酒写上去了吗

汉简与文牍，骨骼与雄心
岩石的痕迹，松汁的芳香
马帮，粮食，镰刀，《圣经》
水写的故事一遍一遍在岩石与飞鹰之间传播

男人在更远的地方
有条水路的列传

船过桃花坞

一

一只鹭鸶
高高地站在码头

我修建前世的庭院等你
我放飞满山的蝴蝶等你
我铺上满江的桃花等你
在桃花中的醉意
一段刻骨铭心的遗忘

唐朝飞来的鹤
企图穿越桃花
我还没来得及送汪伦
也来不及问李白
在桃花水汪汪的眼睛里
跪着一片恋恋不舍的青苔藓
桃花潭呀，一辈子走不出的深情
被一只飞鹤掠走

一片桃花，高高地站在思乡的词语中

二

一段水的距离
圣光燃烧着高度

我还是阳刚之气
岸头让花色浸润
转角灯，光魅，力，一声口哨
打开心头的疑问

流水深处藏着的某颗星星
超越了翠色的想象
旷古的忧郁早被遗忘
家乡板栗，如世俗的爱
待船头的我拧一把水草

分不清是桃花坞还是乌衣巷
倒是那只久违的水鸟
在草丛中谈起了恋爱

天门划开
千年木桨，梵音清唱

船 歌

木桨划出夜的河港
船歌便挤在橹声里张开双臂
船头的船夫，渔排的秋娘
男人站在海里，像船头的标杆
伸一个腰，亮开嗓子
为一个人唱着吐词不清的情歌

渔排上立即拉开清亮的一响
秋娘轻盈地“哎”了一声
大黄狗叫出羞答答的月光
马灯在风中飘舞
一晃一晃
倒映海港的波光

船 语

猿声经过不急不躁的江水
山影藏得严严实实

酆道元那天起得很早
他忘记了某个夜晚里的奇遇
那盏挂在船头的桐油灯
布置一种苍茫
将整条江摇得明晃晃

将山峦交换山峦
他把一段句子浸淫成红水河的一滴水
在时间和空间上划了道弧线
用长管牧笛吹出远古的气息和色彩——
红水河便多了份渊藪

我站在船头举起手
向远方送去敬畏

观 雾

阳光深藏不露
与尖尖的河风，推掌打旋

雾，鱼和水草。虚空
迷茫与沉重
江面像个沉思的哲学家

他们抓起手中的水珠指着雾——
那是船的先祖离开故土
他们抱着河畔的柳树指着雾——
那是一个句子背着时辰赶路

大河被搁置在猜测之中
雾中的一切——洞穿
芬芳凌乱的琐事
代替水珠苦乐
遮蔽的光

怀疑三百年后再被捞起
彼此的味道
撰写成故事

水光之间，碑文林立

听 河

一

《心经》穿越长风
桃花含着烟雨

喧嚣，静谧
清风托起，飞云，穿寨
红水河一路弹唱

崖，古木，野鸭
大河反复跃动山色
握着融融的爱意
长袖轻甩
放牧一朵朵白云

有鹰掠过
牛羊散落
红水河的倒映
映出行囊里的往事

二

（航，船的语言。山水相映）

一块被云读着的象形文字
薄雾划开一粒种子的距离

于悬崖之上，曼舞的神灵
啃着影子，寻觅世外之歌
故事在波涛声中覆盖
如水的平静
薄雾升起

（美。河道静静。雾还没有散去）

水与山是龙凤胎
抵达河心的一定是憨厚的山
目之所及
有鹰飞过
沿着弧线划行
线与船纹理相间
将那句箴言植进这片领域
张望的目光。帆影，光

精致的手掌
托起一个巨大的轮廓

夫妻岛

小岛给花朵镀上薄薄的晨曦
男人“嗨哎”一声
莺鸟与鱼儿都来伴奏
男人唱着唱着，哭起来
女人猜——
男人的哭声怎么会把礁尖上的太阳
烘得暖暖的

“我真想大哭一场”
女人说
红日从礁石升起
女人把晨光舀进盆中
岸与家乡在盆中晃动
男人望着远方，若有所思
将旗杆竖起，旗帜神圣
大河深处的鲜艳，与礁
与三棵树，与茅屋
构成一个神秘的辽阔

“这面旗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从对面换回的”

女人与男人低头耳语

风吹旗帜，吹出的自信随风传播

什么时候，我们将旗杆交给儿子

就可以上岸，就可以回到家乡

女人泪眼一抛

去年这样说过，前年这样说过

十年前这样说过

旗帜照旧光艳

男人的手指向天空

她的鬓角泛起丝丝白光

旋律在茅屋激荡

似乎带他们回到不朽的家乡

望夫柳

思念弥足珍贵
时间堆放成水
两棵柳树苦苦地站着

他们可以燃烧无边的春光
将天空烧弯又变成垂直
可以抵制哀愁
将一条模仿成虚构
用光线的油墨书写海的韵脚
把泛黄的梦植进石隙

日复一日地挨在春天里
却挡不住生死悠悠
一棵被一场雪打落叶子
一棵因一场病结满老痂

礼俗不用理睬，爱恋却寸土不让
慢慢地就成了一条河的韵脚

拴船绳越过了多少个春天
他们已记不清楚
两道勒痕闪耀着
灼烫的词根

情人码头

码头上的新妇一脚迈进河里
——掉进放排人的陷阱
她挥了挥泪
把经脉抛向河中时
结婚、生子、望夫
岁月被葬进河水
那段笑声便被埋在岸边

千年码头
唱顺了河谱
挥手间的温暖
已成为遥远的美丽

待在红水河捡拾诗歌时，发现
码头的春天次第绽放

坡豪湖水下土州署

一

只求在你怀里有一滴水的抒情 ——
一个边陲州治的肇端高高举起

春天，爱情与燕子
响亮整个山寨
窗棂，明月，映山红
闭上眼睛，就是千年
用尽整个天空的爱
光影、山水相映生辉
回忆，一直延伸

立行辕声震天而响
枕木窃窃私语
在牌坊之间
韦家将士扼险红水河
行辕高歌

不朽的灵魂咣当落入水中

湖水融入了尘埃
坡豪湖的光影
韦景岱铸起一代宋骨

二

抱着沉默的石器
看着两岸粗壮的炊烟

千年前的战马
叫嚣。街头，春风
批文，栅栏，还有生活的光
庄严的红水河
用泥陨清除内心的隐痛

土司屋还在
只是沉入湖底
钟，在红水河里敲响
濯洗过的桃花鼓
挪开璀璨的星光
在湖里冻结一个个落日

坡豪湖，把往事放在香案之上
祭奠千种值得呐喊与仰望的方向

月亮湾

爱情与尘世

巨幕之下点缀一个个细节

行走在月亮湾

濯洗整个身心

仙子的眼神是明亮的

山神的心灵是明亮的

水是明亮的

包括树叶，在你的头顶也是明亮的

山峰把清朗的倒影交给

音色和光影，月光与舞蹈相互交融

我却像一支游动的笔

在一棵桂花树下

任意涂抹色彩

清晰，模糊

一幅巨大的水墨画就这样在脚下伸展

我说的是“离化”

我们成了鱼，在湖水里与水嬉戏

经过猿猴，与树丫攀结亲戚
七个姑娘的长鞭
揣测吴刚、嫦娥的相会
自己也成了仙子——
化作七女石上吟诗作对

敲鼓诵经
将歌声串起来
挂在风中

哦，我应该是赏画的仙子
就像点缀世界上的第一幅水彩

月亮河

登仙，举步即是 ——
大幕打开。山在银河里
绽放

我是那个捞月亮的李白吗？
踉跄踏歌，习惯地抛开衣袖
举杯，邀来杜甫
弹琴，拉来苏轼
检书，招来屈原
看剑，谈到白居易
那个曾让人顿悟一生的陶渊明
放弃桃花源
站在月亮河边若有所思

一个流浪的诗人
和月光耕种雾岚，饲养生死
抱紧山间溪水一起浪迹
打开《诗经》毛孔里的风
给故乡结出一个月亮

月亮树

所有成语，都不要
只要借缕月光来雕刻你
所有色彩都是虚无
只有你的姿势是永恒

月升，月落
你在九霄迈着轻盈的步履
桂花吟哦，鸿雁低鸣
行走的树。来自月光的触摸
在我头上，桂香似酒

用一座山去拜祭
盘水当歌。铜鼓铮铮
村庄，火焰，犁铧，牛羊和牧人
三五成群，姹紫嫣红
莲花，星光，离愁
再将一河水，送与天空

月光膝下承欢
与那棵树殊途同归

月亮潭^①

源头在哪？重要吗
重要。重要的是有日月相映

月光向上爬
仁潭、后皇潭和小龙潭
东兰的月华就这样连升三级

对三潭来说
溯，是一个追究不完的动词
无愧于与狗尾草相邻而居
苍松委屈，仿佛水光写进诗里
铿锵的灵魂只是一个精神设想

山峰挤压“仁潭”
细雨混淆云朵
后皇潭亮出“茂林修竹”的成语
小龙潭急了，将一个不可虚拟的情景

① “月亮潭”又称东里三潭，位于东兰武篆镇东里村，由仁潭、后皇潭和小龙潭组成，有500年历史。

托入梦中

每个潭都暗藏一部心灵史
信念，骨骼，思想与血液
或者关于青春与爱情
倾诉，芬芳，丰盈，起伏
那些带血带泪的文字
被月光的一个清波
再多的酝酿
都奔向一条豪迈澎湃的大河
走向红水河、走向珠江
走向长江、走向黄河

无法理解的是
那盏亮了几十年的灯
仍旧带着乡音
微笑蹲守在东兰武篆的村口
是在等我来吗

“月亮酒”^①

时光领悟
云朵裸奔
马雄山当柴，渔歌作为酵母
坡豪为缸
琵琶怀抱知音
柳琴正在倾诉
淬火，敛息，静虚，酿化

“束酒花”醉了山野，血红
红了秋粟，压住江上的嗓门
红水河打翻了一杯
满江散发出窖香
山舞，峰驰
月泳，日飞

碰杯
英雄各展机杼
船头唱醉了山歌

① 月亮酒，俗称“东兰红”，东兰特产，用东兰红米做成。此酒气喷香，味道纯正，口感细腻，为热情好客的东兰人接待客人之佳品。

“月亮桥”^①

上帝已允诺给我记忆
有了更多的构图
包括每一个墩，每一根柱
每一块浸润阳光的石雕

锃亮的高度已经省略
岁月的经典越积越多
在落满光阴的书里
迎接一场又一场意想不到的造访
陶醉一座桥的重量 ——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河风若有所思
村庄的逻辑早已深入人心
然后，从容地覆盖

① “月亮桥”，又称益寿桥。明代万历六年（1578），东兰州土司韦应龙为其母金氏六十寿辰在马鞍山南麓所建。此桥跨九曲河，为三拱结构石桥，并以此彰显东兰人忠孝之本。

紧紧地拥抱 ——
听到血液里的奔腾

承载一切欢声笑语
自觉地
把桥作为一种向度
创造太阳，星辰
河流，山谷和森林

我一直活着
直到成为桥

一条江的宣言

—

红水河是粗线条的
两岸的山是粗线条的
壮歌是粗线条的
一根粗线条的绳子系着我们
在图画中，游动

漂流在河中的彩船
讲过宋时的月光
名号用一串数字代替
如此辽阔的江面
巡逻的船窗打开
落得满江嫣红

一阵雨飘过，像粉，像雾
我们并肩、嬉笑
对面的山歌
唱出满山的幸福，满崖的绿
百灵鸟舞出新果

以及烟火人间的生动

我双手合十
向红水河第一湾跪了下来

二

时光的窃贼，却盗不走两岸的梦境
游弋的线条用内心的语言
着墨山崖与行人
群鸟散发出无边的喜悦
慢慢地融入两岸的歌声

“蚂拐”，坚信被美触摸过
用俯视的目光
刻着足以容纳一生的呐喊

读 山

晨读特牙山

云水烟雾，禅机处处 ——
海，霞光万丈
山，云绕雾托

特牙山站在半空
一只脚跨出大海
一只脚盘桓在大山
策划一场一场战争

突兀的石头
已忘掉前生的痛苦
夹着晨光喊前生的哥哥
一动一婆娑
石纹刻着红水河海市蜃楼般的倒映

万籁俱寂
晨鸟飞过促膝交谈的长夜
大山深处
旋起万丈红尘

雨读特牙山

太阳雨下在来时的路上

刘雯说，是不是先辈的事迹让我们流泪

这个多愁善感的女孩，见物思情

她说，雨儿像木鱼槌，不信问一下眼前的山峰

被敲得叮当作响

严鹰很浪漫。这个早年就被称为诗人的同伴说

特牙山是一匹汗血马

你看它鬃毛飞扬

这阵太阳雨是它洒下的汗珠

倒是文弱书生黄坚

他想到小说，想到韦拔群。他说

那是特牙山在砚墨

我崴了脚。我望见

特牙山那条隐隐作痛的伤口

晌读马鞍山

是谁大意

将一尊马鞍落在东兰
长成了马鞍山

群山深处
马鞭作响
男人的呼吸和烧酒味
掷地有声

一匹马走过，一群马走过
一个伟岸的汉子
在山头做了个标识
以马鞭作笔
把民谣嵌进土地
长出一串串歌谣

神仙山^①的早晨

谁这么有力
一座山的大门

① 神仙山，又称“巴侧山”，位于东兰县中南部，是东兰境内主要山脉之一都阳山脉的最高峰，最高海拔1088米。三座主峰东、西、北三面都是悬崖峭壁，从远处观望宛如一幅秀美壮丽的画卷，座座山峰傲然拔起，地势奇特，均有“神龟挺立”之势；近看，犹如三幅神仙坐像。

轻盈地打开
此时，空气是轻盈的，树叶是轻盈的
——我是轻盈的

刚刚散会的神仙
各奔一方
来不及清理摆在山头的水果、薄荷
香味悄悄伸出根须
牵动一串串故事

金丝猴拉开夜幕的门帘
伸个懒腰，捧出一缸老酒
与朝露，自得其乐地品啜

林鸟醒了
树林里有人行走
像一缕炊烟
从山南飘到山北
这是我在东兰的第一个早晨
便染一身东兰的仙气
起程

官帽峰^①

神仙也有无聊的时候
他们玩起捉迷藏
偷偷地将六顶官帽藏到东兰
再在对面堆几堆黄土
植几株青松
隐现成了一座山峰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
时间过去
找帽的人没有来
但要帽的人却来了一茬又一茬
有的如愿以偿
有的长叹一声
留下一句：徒有虚名

那天早上
我起得特别早

① 官帽峰：神仙山的第二高峰，山顶有六块巨石堆积相拥，远看貌似古代武将官帽，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吉祥之峰。每逢初一、十五都有民众自发上山祭祀神仙，从古至今各地游客前往游赏朝拜，并于自然石碑上雕刻了众多感言文墨。

偷偷去了官帽峰
想戴它一顶，回到家乡
风光，风光

天书石^①

垒一个书架，打开青山
然后合拢
神仙就这样读书

他一定是
端坐，正襟入怀，聚精会神
接天灵气，收地精华

书架依然是你的桃花源
那本敞开的大书长成风蚀的文字
民间多了传说，史家丰富了想象

书架还在，把书归隐于此
在春江花月里幻化成了天书

① 天书石：在官帽峰西侧中部山腰台地，有一组由两块高3米、宽2米的巨石拥立而成的石景。两块巨石的光滑面成钝角相接，极似一本由巨石所做的翻开的书，且“书页”内有由岩石纹理形成的“文字段”，故名天书石。

风从这里刮过，雨从这里飘过
雪从这里舞过
与书架一道明亮的
壮家兄弟神采飞扬的叙述

石头不作声
有一段文字，一直在等待
读懂他的人

“五畜兴旺”^①

他们聚集在神仙山下
帽峰岩头，摆着各自的姿势
讲经，论道

他们知道世间的芬芳
灵光眷顾
在山海之间，排成五列
牛、马、羊、鸡、狗

①“五畜兴旺”：位于官帽峰南侧，为一面陡峭崖壁，崖壁中部有五块巨石堆垒，远看仿佛农家的牛、马、羊、鸡、狗簇拥在一起，一幅欣欣向荣、五畜兴旺的景象，也预示着东兰人在神仙山的护佑下生活安康、五畜兴旺的幸福生活。

隐喻般触动了神经

流进了翠绿

罡风省略了，时光省略了

省略不了的是百姓的悲苦交织

省略不了的是碧海蓝天的决心

即便在悬崖处，也始终带去轻柔的往昔

丰盈这方山水

“五马归巢”^①

我相信风，只有风知道哪处青山更加妩媚

我相信阳光，只有阳光催生万物

不用扬鞭的骏马，相信春天的故事

才会带去生命的奇迹

他们

以各种方式，整齐排序

成山，成水，成一种风景

激扬一万年的光

百川归海，水的姿态

① “五马归巢”：位于神仙山西侧，是环绕在韦国清将军故居周边的五座凸峰，当地人称为“五马归巢”。

是一种难以抵达的无际、辽远和幽深
成了天地轮回

五个强壮的汉子
跨着一匹匹骏马
挟带着一张八卦图在这里琢磨堪舆
挟带着一千只喜鹊在这里欢笑
挟带着一万只灵草在这里生根、发芽，结果

菩提在春天插枝
他们正
托起花朵的诗句

仙扇峰^①

我以为，某个动作只要是呈弧形
就是一把扇
再深再远的山
只要有道风仙骨
就会成仙

① 仙扇峰：神仙山的最高峰，海拔1088米，孤峰突起，高耸入云，顶峰有一块形似扇子的巨石，相传是当年镇压蚂蟥的神器，仙扇峰因此得名。

我们都可以忽视世道
挤掉一切形迹可疑的泪水
用坚强的微笑抵达生老病死
堆砌的词语
都会掌管在蒲扇的手势之中

我在云霞里看袈裟
诠释紫气东来的成语

两棵树的姿势

哨兵树

匍匐，你可以站在我的肩上
像立在山头那棵真正的青松
像站在岩旁那一轮阳光

岩鹰隐入古老的唱腔
这一片情深万丈的果园
将一个幸福的村庄
渗出果汁与炊烟
报春花拜访村庄
用岩头的语录
找回一个分别多年的寓言

枝丫

用方言展示蓬勃向上的力量
用生命呼唤一座城市的灵魂

石头树

千年根须，怀着造骨的蓝图
微微地向上，高挺

无法想象

一道闪电，让你与石头喜结连理
阳光照出生命的敬畏
“歌堂”与你成了莫逆之交

雷，不识时务地劈来

雨，倒像一把清洁刷

冲洗，涂鸦

你拼尽所有的力气，喊出来

喊成彩云的村庄

喊出漫山的绿

而你瘦弱的身子里

隐瞒着暗淡的清香

两个古洞的联想

兰木书洞

以充实而固执的方式
起驾月光
兰木书洞将每一次来临的春天
向阳光处延伸

十月的阳光在秋风里祷告
阿爸的旱烟管，洞头的柿子树
锄头已深入土地
兰木书洞盛放诗和远方

时光变老
一块石头迎接
穿行骨缝中的人
缝补土地上的苍茫河山
书一片丹青
留一卷人间

天宝山观音洞

天门洞开

观音用千年符号

冲破云霄

欢声，笑语；读经，晒经

一本经书从天上到人间

神秘地存在，欢快地交流

听经的水仙、白狐

坐化成十方供奉的钟乳石

“滴答” “滴答”

该不是哪只仙驼劈山，架桥

吮吸这滴孤露时发出的声音吧

两个人的对话

梦见韦景岱^①

记不清在红水河探问多少次
每次都能听到韦景岱铿锵的呐喊
只须闭上眼睛
便与他在红水河邂逅

我们可以在韦府的码头上头垂钓
将红水崖的光芒从水里拧了出来
做一把遮阳伞
不焦急，不媚俗
从一个词谈到另一个词

倘若我从宋朝来
会骑一匹马，阳光大道上
肯定会遇见你，拱手问好，然后

① 韦景岱（1007—1091），东兰第一任土司。据《东兰县志》载：“皇祐五年（1053），朝廷派大将狄青南征广源州农智高，韦景岱随征‘有功’，被任命为兰州安抚司，设州署于都彝。”韦景岱这一世系世袭土司866年，是中国历史上土司制度中世袭时间最长的支脉之一。

左手握弓箭，右手挥牧鞭
互赠字画

或者与你在岔道口泡一杯苞谷酒
举杯，吟诗，作对
拿一张素纸，标识河流，山脉
借着酒兴，驮运茶叶和布匹
打马穿过，直上蓝天

天地有情，宽宥了我的无知
在你的石像前焚香，祈福
回忆梦中的你，抿酒的举动
还有那一片笑声

韦国清^①故居随想

经幡。被一曲山歌唱响
虎爪峰下，弄英屯
土屋灰瓦，老藤缠着墙

① 韦国清（1913—1989），东兰县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政治工作者，著名军事家，共和国上将。先后担任广西省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枪眼在漏光的当口发光
门楣还在，房内潮湿
山民早已迁徙
从山南到山北，从广西到广东
三两个留守老人在屋里纳凉
他们说，已抬不起脚

天空幽蓝
解说一段历史
几个远道而来的朝圣者
眼里含着泪花
数着一道道石梯

我总以为你是神话中的神话
种子般吹绿流芳百世的红水河
吹向耕耘五千年的神州大地
从庄稼地里出发
然后又回到庄稼地

故居与山，正如当初那声坚实的啼哭
划破南中国的夜空
我看见千里之外的晃动
蓦然回首，山后有彩旗飘舞
有人说要在山顶建一座庙宇

几处乡愁

老隧道

难。一个隧道
一凿就是两百年
尖的嘴，钢的唇，精灵的时光，
将深睡的东兰一字啄开
长两千米，宽一米半

将墓碑竖在山道里面
发酵的心就有了牺牲的意志
淹没哀悼
穿行无数往事
桃红与柳绿一一铺开

天光，瞬间洞开
在一匹马的距离间
商贾的叫声点亮
象形文字
激活的汉代驼铃
映出一副铁血性情

老 镇

三石这个地方真是有意思的地方

三块石头，四个人，筑成一个村子

“块石”“玩石”“岩石”，三块石头垒起

壮、汉、瑶、毛南四个兄弟

伴石而居

日子过得水波不惊

柴米油盐，寨墙与歌声

串起镇子里的风花雪月

我想抱一下其中一块石块

聊聊一只鹰的高度

却被壮家姑娘认出了前生

是不是过早地离开故乡

眼睛总没有那种清亮

瑶妹风姿飒爽

捧着苞谷酒

撕开我裹着恐惧的外衣

毛南女子捡了块石子

她说鹅卵石就能见证三生
我看见濯洗的石流
灌注其间，斑纹红润

那个短发姑娘邀请我进了客堂
她讲三石镇头交织的炊烟
三石骄傲的公鸡和自信的狗
一大堆山里头的故事

他们拥抱
体味小镇的细微生活

老站台

好好坐一下，在方寸之间
在行人匆匆之间

斜招牌下许多个等待
一首首诗莫名地占据思想
占据麻木不仁的行囊，占据
一双双祈盼的眼神

河流，山川，炊烟，还有农家的土菜

行色匆匆
一个个远去的背影
上去，下来
声音越来越近
又越来越远

一个老者，像一座雕塑
静静地抓着手中的老旱烟
在站台上吐着一圈圈心事

我听到一阵阵咳嗽
在铁轨的重压之下，呻吟
远处的笑声
正在阳光下发芽

老 村

关掉马头柱上的灯
将时光关在墙外
“红冠头”身段敏捷
跳上屋顶
小脚急躁地画出另一张地图
月光落荒而逃

村庄像墙角的雾斑

经络交叉

土地的气味冷却

孩子的哭声从窗口传出

炊烟在瓦片上隐现

茅草，废墟，草丛里沾沾自喜的灰白的老鼠

一根草绳，蛇一样缠绕窗户

树叶将天空刮得越来越薄

“时间还早，快点关上窗户”

屋里传来尿壶的声音

老渡口

源头早让春柳拂开了画面

觅食的白鹭

啄出河流远古的历史

放排声掠过水面

斜阳，柳山，粗犷的船歌

排头的水鹭滴出金黄

挥手之间

一个女人的名字早就刻在水中

渡口的青苔

任由思念的瞳孔风蚀雨刷

或许，岁月早将文字删节

幸福或疼痛的日子在呼唤声中

层层包裹

一片木栅一支桨叶

随张望的眼神泛着潮起潮落

石墩上

一个又一个笑意打量

浣衣女子腰间的花围巾

在水中荡起涟漪

古渡口

那个挥手的人还会回来

老碾房

季节深不可测

悠长的梦境才刚刚开始或者结束

走近你，我不知道如何节制
哪怕我曾一次又一次地许诺
一次又一次暗下决心
就这样轻轻地被风一吹
唱了上百年的千叶石磨
在水珠中打着哈欠

老碾房，磨过村庄多少故事

一个人坐了很久，静听
风车与水的对话
如豆的灯光与那帘水瀑甜言蜜语
傻傻等待木厢房还没有做完的梦
青苔仍是无法掩饰的苍老

那头老牛走过
许是经历人世间太多的沧桑
一声吆喝
在石碾前颠颠簸簸

一顶花轿停在石碾旁
喷呐吹出大花袍

喜庆地张贴木叶传递的小情歌
在细粉的雨丝中走出来，香甜地说话

我失明了，在触摸你的当儿
依偎在你身旁咳嗽、痉挛
屏住呼吸
打开那页心跳的日记
发现词汇早已发霉

喊山的号子和孤山寺的钟声
交谈着炊烟
山村的日子被老碾碾碎
装进木桶里
那朵固守的云像泛黄的经书
一迈脚，便诞生了我的禅

老院子

等了好久好久
百年古巷，纵横阡陌
我被一头黄犬吠醒
几块嵌在门槛上的石条
对，是石条

被岁月打磨得闪闪发亮
屋前头吹过的炊烟
飘着一缕酒曲香
早已醉倒了所有来客

横梁上还露出几幅彩画
门楣上
雕塑的“太上岁月”
三声响锣五句祈词
在穿长袍的老人口中
挂成吉祥

从东成列，向西成排
小径伸向路的另一个方向
是不是那个多情的窗口
你期待的某个人明天真能回来

围堂的旗杆
仍是彩旗猎猎
为远航的人
立一盏不灭的灯

远处

还有我为你唱的三万年情歌

老 屋

我怎么也想不到
三百年的老屋还是如此的坚挺
活泼得像三十年前的我
意气风发地站在村头

我身不由己向老屋走去
几棵茅草在柴房的头顶摇曳
两只小麻雀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来由

我搬来一条磨得精光的矮板凳
（那是我儿时的书桌子、饭桌和摇篮呀）
敞开衣服躺在门角
老屋一个又一个时辰
像我纯真的童年，甜蜜地向我扑来

门前一串红辣椒
那或许是妈妈离开时挂的
（应该已有十年了呀）
颜色已经变黄

（风烛残年）

在我眼前晃悠，像妈妈那双干涸的眼睛
炯炯有神地望着我甜甜入梦

梅花三弄

落在民间的工匠

丁石匠

一把锥刀和锤子
变成了交响乐
隐隐的罗曼史
交给插在岩石里的旗帜

丁石匠是活泼的
他能让沉默的石头说话
铁锤重重举起又落下
用锥刀与锤子代替语言
诉说村庄，诉说命运
一个个躺下去的人也鲜活地站起来
与他生动地诉说

锥刀锐了又钝，钝了又锐
一块石头的表情
滴开咒语

像那盏期待的灯
正怀抱意念的神性

海铁匠

海铁匠的手是灵性的。铁锤举在半空
重重地落在铁板上。然后一句一句
“哐当”“叮当”

他的话是光，哪怕一块废铁
只要被他骂过
只要在膛口前路过
 就是案板上——一把锐利的菜刀
 就是农田里——一把风光的锄头

借助那缕毒辣的光
在锤声中叮当作响
一朵盛开的玫瑰在铁匠铺头绽放
——这是海铁匠的成名之作
村头还在传说

他用镰刀锄头的表情
锻打一茬一茬稻子

一坡一坡茅草
海铁匠的骂声更大，炉火更猛
村庄更加锋利
丰收的年景更多

有一天，村头来了“大家伙”
替代了海铁匠的镰刀
有一天，村头迎来了大卡车
什么铁货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海铁匠望了望半年没有开张的铁炉
摸了摸伸不直的腰
骂了句：狗日的，真的老了

刘弹花

接近虚空，却把抒情的号子拉弓成锄
让“云墙”在你的锄头里生辉
你喜欢絮语，喜欢微笑，如花
一朵奇妙的色彩
山水、鸟鸣、春光在方寸之间
相得益彰

音乐响起
是你一个人的弹奏、欢唱

直至场景布置

我听到一个声音，渴望的声音
冬天来了，温暖如春

“猴书记”的晚餐

“猴书记”在电视上为三弄卖了个广告
他爬到树上像猴王孙悟空
在野葡萄藤上翻秋千
挠得观众心头痒痒奔向三弄
吃乌鸡，捉蚕蛹，打铜鼓
村民开心地叫他“七十二变”猴书记

“猴书记”喜欢月亮
和着月光嚼一块红薯
他说，这样心里就会亮堂

“猴书记”喜欢在月下行走
在村民家嘘寒问暖
把脉开方
用地，筹款
把事情办到节骨眼上

老覃家的养殖正旺
班老板的肉羊车来车往
刘元外的“村淘”火红上蹿
改行了的张屠夫
养的竹鼠一年就有十万元进账
东家传来书声琅琅
西坡梅花开得正香

“猴书记”笑了
将红薯喷在脸上

回 响

美国回来的织娘

她的身上像拧亮了一座灯塔
在山河之间
用异国的手法
绘一幅丰收的图画

她用语言的形式告别
夏威夷考艾岛南部海岸风
那封情书，吹过一条河的哨音
带进这里

码头是一个抒情的动词
码头旁那座粉红色的房子是一个动词
那个“织娘”的招牌是一个动词
梭，机器的额外馈赠
将动词滑向球状的网
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欢声笑语的壮哥瑶妹
也是一个动词
眼神早已穿梭一道网状的墙
日子串成一根线
小声的抒情可以驰离青春
借助月光传递海的语言
把所有的幸福向大海张扬

办工厂的覃皮匠

“我怎么愿意将自己的生活钉在锥尖上”
说这话的是村南覃皮匠

那天，我正好赶上他的工厂开张
帷幕高挂，鞭炮炸得山响。他说
村南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工厂

他十三岁就跟着叔叔在东兰街头修鞋
在密密麻麻的线头中
敲打一锤一钉的岁月
敲击一个村南人在县城的面包和米饭

墙角下扎破瘀血的手指
也扎出了走向外面的愿望
他说，十八岁那年，他和覃箴匠
拿着一个编织袋游走四方
他们去过深圳，去过东莞
宿过街头，偷过面包
后来到了东莞的一家鞋厂

在东莞，他用那双长满老茧的手
糊出了美丽的新娘
糊出了异乡的新房
后来，当上主管，当上经理
当上公司派驻越南的生产厂长

他说，在异国他乡
梦中都是村南的星空、田野和稻谷芳香
他懂得了更多，懂得要反哺家乡

他盘算着如何将公司引进东兰
与父老乡亲走向安康

工厂名头就叫“覃皮匠”
“我还是覃皮匠
要把我们的产品贴上东兰制造
我们的产品就叫‘红水河’牌
要漂洋过海”

覃皮匠说得满脸发亮

哭 魂

如果不是严鹰^① 喝得酩酊大醉
根本不会在小草拔节的夜晚去拜谒这块地方
念叨他们的名字
抚摸在这里静静地睡着的6399个兄弟

6399个兄弟啊
他们还很年轻
打禾割草的手刚学会侍弄机枪、大炮
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一场战争
让他们走向战场
倒下，站起来，倒下——
捂着喷血的胸口再站起来，
年轻的他们知道，只有将鲜血贴近民族的胸膛
挡住更多的同胞流出血来

倒下，成为烈士
站起来，便是巍巍英雄

① 严鹰，青年诗人。

起初，我怀疑他的矫情
严鹰仍在哭
不省人事地触摸着碑上的条纹
念一个个年轻的名字

他指着心口，说：
我醉了吗，我这儿痛
痛得百感交集——
他们是替我而死的

1，2，3……6399，简单的数字，成几何形
依稀铺开列宁岩、河池，直至雪山草地的画卷
铺成某个大厦底座的一块并不起眼的砖石

严鹰说他肝郁气结
他说他惊心动魄
说得我徒生惭愧，只听到一声马啼
驶向辽远

一座崖的解读

千年后的五月

溯流而上，挥手间

在红水河捡到的诗歌温暖了一座崖

码头的春天

正次第开放

崖 祭

结庐为舍，“蚂拐”咕咕
蓑衣锁住青山的门
冰霜雨雪在黑夜泡一坛老酒
可照人，可醉人，可生香
经过一冬的洗礼
火把高举，燕子翩跹
舞者清音相伴
唱，低吟；喊，震天
跪下者，一路默念江山
路边的细叶榕，溪间的小花鱼
田头的耕牛，枝丫的小麻雀
合十！合十！
神，倚在白果树上念珠：
交付流水
巫师清了清嗓音

崖 鹰

一种姿势

盘旋，竖立，都是生机

山崖凌空，鹰羽一样所向披靡

铁爪点开，一个俯冲

将红水河倒钩在铁爪中

是不是灵魂的纤夫？

临水的姿势

有了不再孤独的渔火

有了一个可以想象的归人

河腰间的一剂青春药

船头老伯定要与你对峙片刻

崖 棺

这是重天之后的另一重天
岩鹰飞过，白云飞过
号子声声飞过

白云的骨笛，越过八百里红水河
失足于这茫茫云海
抚琴，拨弦
走过人间
把痛与苦埋藏在这里
镶嵌在江湖

时光的赠予
让他们变得更加矫情
更加富有意义
冷霜之后——
铁杵已将崖棺化作一种追寻
有鸟，播种血液的翅膀
在门口奏乐

一管老旱烟

无限靠近这方水土
低头听大河拍岸
一切轮回或者涅槃
乱世依旧，青松笔直
棺穴是不是隐瞒了多少遗世风骨
立在悬头依旧不语

我以一个外乡人的身份
匍匐在你的面前，焚香
鞠躬，转身离去

一粒石子掉进深不见底的河里
一滴泪滑落

崖 壁

“怎么没有回音，我已喊了一百年”
你说。我们来到芙蓉山深处
空旷，青葱。“应该是我见过最大的回音壁”
我说。一别百年，双手成扇，喊哟
我整整喊了一百年
我喊我自己，喊你
手势树合成一对双胞胎
躲进草垛，躲进深岩
在百里壁头流浪，潜伏

思念与寂寞的距离
耗尽青春和悲悯
一直用心丈量，企图缩小喊的过程
任时光打磨
闪光，照亮
穿过疼痛

原谅我的矜持吧——
“我只负责流浪”
山鹰捎过手信，溪流唱过衷肠

一群鱼啄着脸颊趾高气扬
独木成林的路头树
在村口铺开一道“边边场”

那天早上，两片叶子同时惊醒
我倚在窗边
等待喊出的声音
春光一样回到心田

崖 魂

头顶一个春天
靠近你，种子发芽
布谷、喜鹊一齐打开你的壮锦

风，吹长离愁
吹出一片光阴
尘埃，拖出你的影子打转
多少年了
绵延的山峦，走不出你的内心
“一寸山河一寸血”
我曾在族谱里翻阅收复山河的誓言

天险只当一阵云烟
剑已出鞘
“男儿有志守边关”
烈焰，沿着你的血管燃烧
以凛然的方式站立着
赭红色的岩石
站出一个尊严

世事浩荡。漫漫千年
大将军，我的祖辈
征途漫漫
不再有缺氧的光线从身边射过
铮铮誓言
葬下天空
葬下青山
葬下雷鸣电闪
托起又一个蓬勃的春天

崖 蹄

只有你会寻回过往的路
在山凹
雨与风交往很深
嘲弄的雪花
飘得无声无息

我很看重雾的光芒
仿佛在云海之中
有马在奔跑
山丛里钻出的茶叶、红豆
向着河道深处穿去
冬天，或者夏天
一直在俯瞰着石林

我天性愚钝
理解不了石头的火焰
和虚浮的青春
山歌，痴石成癖
从山头蹦出
河的秘密

崖 藤

重叠在另一个名字上
缠绵，互为彼此

开门见山喊你的名字
然后，细细地描绘
山海的故事

在藤之间慢慢变老
我们还会有意见分歧
有细木与枝头裹挟
由不得发锈了的声音

生命一旦联结
透过一团团缝隙
可以裸露自己的眼睛
但，必须咬着牙走下去

崖“危”

一段历史想跳出来
一个叛逆的孩子脱离队列
接受崖柏的教训
江湖险恶

每一丝风都会隐隐作痛
扬起的风尘
一滴血的分量
断裂，崩溃
流水之慢，风沙之疾
迷雾深重。天堂，地狱
一直在摇摇晃晃

有好事者在石上使出浑身解数，礼赞
“蚂拐”扯着嘹亮的嗓门
讨论天气与农事
讨论腌制的寂寞
伸出褶皱的身影对视——
是不是画蛇添足

崖 梯

在天地之间，撰写无尽的枝蔓
任时光斟满山乡的情怀

阳光敞亮
红云散去。一只鸟在清鸣
某根骨节绷起。嬉戏，打闹
一群天真的姑娘，在风中失控
绣花鞋落下
留下条条清纯的趾纹
长的成田，短的盈水

“蚂拐”唤醒枝头
柳树和槐树，山花，春苗
发芽，开花，等待结果
牛牯憋了一个冬天的骚情
将春天打开

夏水多情
太阳与雨水相互交融
偶尔架上七色彩虹

山吊子有点吃醋
唱响九九八十一首情歌
——据说，这条天梯有八十一条水路

秋天，稻穗表演行为艺术
在丰收的歌中舞蹈
冬日，喝杯糯米酒
并没有因为羞怯而隐身
悄悄与云对话，拉近天的距离

哨子打湿乡音
将心掏空，注一点春光
或者灵感，歌声，梦幻
那个掉鞋的姑娘
一脚迈进河里，是不是掉进生活的陷阱
发誓要在这里寻找托付一生的郎君——
结婚、生育、终老

阳光一直垂直而下，头顶血脉贯通
手指发热。想象天堂的样子
仰头，突然看见一袭影子
从远处走来

崖 槐

悬崖之上
坚定地指着苍天

千年的风雨漫漶
哭声压得很低
一场血与火的搏杀
被乡音带入了河流

祖辈的牌位已挂满全身
孵一群血肉不分的石头
点亮烽火台，接住天上的北斗
血性张扬
地上的帆船与牧童
三年私塾的文字偷偷书写成志书

在每一片叶上写着红水河
累世承平

崖 柳

往南走
打开一片骄阳

何年何月被嵌入画中
一抹苍白的
醒来时，路口写着一袭绝世
火鹰
奔走，呼啸

一条江的蛊惑
苦难、迷失
洪荒、天籁
一点一点透支阳光——
雾还是那样的孤独啊

崖 行

让一个词语
闯入辽阔的祷告

崖已摆上香案
土司呼风唤雨。山河过眼
策马，竖箭
水闸拉起一段文字。忽明忽暗的油灯
映照一个个来人

江中喊山，山头唤水
长矛、短刀煮着歌声
心事煮熟马鞍山的篝火、武篆城头的壁炉
焚香。稻草扎起的绑腿与飞禽走兽拜上把子
“蚂拐”背影清晰
壮汉声带拉长
封存千年的“东兰红”
撂倒一条江的清香

绷紧的铜鼓骤然响起
一路爱恨情仇

崖“佛”

站在崖头
默不作声

居住过的晨霭
与这座山娓娓道来
吐纳一幅山水画
光芒穿过，仿佛新生

群山漫步，河水涛声不息
而崖头青烟已经缭绕
双手合十
头微垂，默念
纳福，膜拜

我们互换吟咏
将诗歌化为祈祷

崖 诗

红山失控，摇摇晃晃
几滴眼泪流出
一根拐杖，一匹马，一本经书，一个僧人
念着念着，长出一条清河

时光的雕刀
讲究平分秋色
钟声一样吟唱，为眼神开光
缪斯安静，倾听一场比武
至性的波浪轻柔地滴落

清脆里伴着石乳
粗犷中夹着婉约
一点一滴涨满了民间文学

崖 蛙^①

蹲踞

一种亘古不变的姿势

赶向另一个故事

以石为骨，以水为脉

用万年的历程写一路青春

用长鸣不息的阳光与风雨

交换灵魂，然后

隐入大地

贴近泥土

孕育一切人间之梦

倾听种子的低语

捻数稻田上空的星星

与山色向天空伸展完美的绿

① 青蛙，红水河人俗称“蚂拐”，是壮族人民最崇拜的图腾，是壮族文化的活化石。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县等地，至今还保存着“蚂拐节”祭祀活动，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神从大地撤离后的“蚂拐”

感受神的气息

有歌，有舞，有神的血脉，神的气质

描绘一路风景

铜鼓讲究在场主义

发热的手指弹拨七弦之曲

以神的目光传达恩典

然后，用生命的真相

驱散暗疾的骚扰

我紧握佛珠

为你的舞蹈，为你的歌唱

崖 鼓^①

一

鼓声在火上行走
“蚂拐”在井底呼吸
谚语很快传递云端
风吹，山便嘶叫
翻云覆雨
把一架天梯，架在山乡的大路口
鼓声在云上起来
古道，镖师；茶语，巫婆
鼓槌举手投足，倒悬八卦
众生之上，通往法海的门
只差一架天梯

一根鼓槌
表达匍匐的仰望

① 东兰素有“铜鼓之乡”美誉，制作铜鼓已有2000多年历史。东兰县民间传承使用的铜鼓达612面，占世界传世铜鼓总量的四分之一。东兰壮族铜鼓习俗在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东兰县还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铜鼓文化艺术之乡”。

夸饰地表达
大地深处的词语

闪到风声之前
擦去手中的泥巴
焚香，合十，点击
眼角张开丰满的笑意
逢山过山，遇水过水
所有的孽障一一闪开

二

锻造，终归是一个疼痛的词语
有沉寂的咒语
与血脉深处
时间在万千年之间穿越

盘古，于天庭之上
用一根鼓槌舞起满天繁星
大地已按捺不住，吐出
流水的清音
青铜的神色从马雄山一直传递给东兰
生动，惊世，跪拜

与一条河的骚动

铸成了姿势

有山的魂、水的魄

刚毅的轮廓与香火攀缘

不再是凛冽，高远

不只是祭拜日出，祭拜月亮的轮转

庆典的灯笼，欢腾的人群

回旋着快乐舞蹈

——有了一段华丽的铭文

梦想在鼓点中攫取

男人举杯，女人匍地

壮锦不只是一种象征

鼓点与勇士紧握在一起

时光战栗

四季澄明

或许某一天，偶然看见他站在竹排上

那道渴望的目光

弹琴，吟诗

打坐的群山已禅音萦绕

崖 月

把月亮揽在怀中
山会显得更高
水会显得更深

红水河安坐在椅子上指认旧时相识
一片时间的釉在树梢
一挂就是万年

山风吹过，似在歌吟
玉兰拈出一道白光
山茶久久出神，念叨瞬间的发情
有如故人相聚
酒成为贴在胸口的重要标签
桂花芬芳
蝉鸣在编织时间
经声此起彼伏

有鸟飞过
红水河仍旧漫不经心

崖 鱼

一尾鱼自在地跨入寺门
经受时光的隐忍

不可自持地游走
一种叙述被秋风修正
碎银般的年华磨灭云朵
马蹄踏出类似警句的深坑
一腔心事地告诫蝴蝶
而云海之中，早已扣着湿润的凉意
江山，呼出一股翠色的汁液

把名字嵌进悬崖之上
鱼，便成了一尾立体的图案
划开一条关于历史、爱情和人生的弧线

这些足以让红水河谈论一生

一个男儿的绝唱

目光似乎触到枪杆子的硬度

红旗的光芒飘向每一座山头

左手握枪

右手画出一道光芒

正月初一的哭声

婴儿的啼哭
伴随甲午新年钟声
东兰有了一个山头的记忆

爱子河，婴儿的哭声泛起清波
银海洲，传说拾珠的言情
少女山，绽放了一段情怀
将军山，从此少了深思

九斤婴儿，晃动
山村的黎明
他的名字嵌进九州大地
韦拔群——
用自由的歌声划破夜空
唱响民族的峥嵘岁月

十八岁的天空

十八岁的韦拔群
推开堆满落叶的窗户
山雀喋喋不休

从武篆到东兰
从宜山庆远中学堂
到桂林政法学堂
踏向远方的路上
长衫已旧，执教的鞭子
伤痕结出朵朵狼疮花
测试岁月的深度

独秀峰上看万山红遍
伏波山、叠彩山、象鼻山
峰峦起伏
白云，滴水
漫过十八岁的血液
在山水之间起伏

不再用那些教条的课本映照十八岁的脸庞

四书五经早背得滚瓜烂熟

《离骚》当成了枕头

枕下没有刀，却有一本《金田宣言》

比十八岁的理想还敞亮

行走的“天书”

脚步铿锵

韦拔群目光望向远方

1914年隆冬

千里之外，紫禁城在颤抖

圆明园的烈焰

珠江口的硝烟

东兰，多了条血色的路

从红水河出发，细雨带着他的忧虑

手指沾着深山湿漉漉的胎记

脚步不再敲击大地

河池，桂林，长沙，武汉

九江，南京，上海，广州

真理的深邃 沉闷的雷声

沉沉地炸在一个热血男儿的心头

他看到了——

祖国丢失了一本大地的法则

他看到——

真理下那轮旭日的烈焰

追随孙中山

（与伟人为伍，自己一定是一个伟人）

从火中观察水的清脆
从水里学会看火的跳跃——
从变卖家产参加护国旅
从反击军阀自称“愤不平”
嘉陵江的波涛
贵州讲武堂的灯火
“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旗的世界”
用思想家的形体
解读一本本《新青年》

那本很薄却沉得抬不动的《上李鸿章书》
一直燃烧在孙中山的灯盏里
燃烧在壮家汉子的心头
1920年的冬天
广州越秀紧握着两双大手

农民运动，吃饭的问题
远比口号来得隆重

那天，广州雨后初晴
阳光刺眼，空气格外清新
一粒种子，正在接受春天的检阅

祖寺庙读经

一切归于大隐

石头吐出斑驳的沧桑
于风雨中谈论他们的语言
在山水里修行
获得山水的辽阔

母亲能用经书唱出一天的幸福
他也能将一本经书写照另一本经书
香蒲举起红烛，香油代替仇恨
用读经的方式研究天朗气清
研究枪杆子的硬度

经书般的《共产党宣言》
经书般的光，越过山寨
与檐头的阳光相映成趣

天空是蔚蓝的绣布
号子拉响乡村的抬头纹
韦拔群唱了一个痛快

结盟银海洲

“中流砥柱”的成语迎面铺开
农民的号子
化作银海洲的祭台
为每一个进来的人加冕

那天有红光万丈
东兰的来了，凤山的来了，巴马的来了
都安的来了，百色的来了
汉族的来了，瑶族的来了，壮族的来了
汇成三百多把火焰
映红银海洲的半边天

仪式很简单
甚至有点像金兰结义
传统得只有举起碗
愤怒的拳头

“我跨过刀，我越过水
革命到头，不变心！”
农民有农民的结拜仪式

他们要用打猎的双手
“坐船同命，走路同心
打倒强权，铲尽不平”

火把举向头顶
大刀举过头顶
举杯声越过
种地的双手

注定，一场风暴就要来临
一场风暴也正在将他寻觅

行走东兰

东兰为他寻找激情
寻找烈火的注脚

旗语，潮水般涌向衙府
手中那把尖锐的梭镖
打开粮仓
怀揣的那行金红大字
在东兰的上空闪亮

历史注定这样一个早晨
1923年6月26日
他用一个农民的步伐
踹开东兰新的一页

两个农民领袖的握手

1924年一个深夜
广州农讲所
两个挥惯了锄头和镰刀的农民
双手紧握

光辉，是农民崇尚的革命
对付强权，站起来
用枪杆子捍卫尊严

“我们大家来起义，
消灭恶势力！”
唱歌的是彭湃
会写打油诗的广东海丰农民

韦拔群会唱山歌
他亮开喉咙大声唱——
“过了一天又一天
心中好似滚油煎
世界光明在人间
打破不平才安然”

他们选择一面朴实的墙
一次揭竿而起的革命
从广州的农讲所到东兰的农讲堂
黑暗的城市，阳光普照大地
稻穗铺开，麦香千里

他们谈“蚂拐”唱响春天的明媚
谈嘉兴南湖红船上那双大手
谈反帝大罢工、北伐宣言
谈黄埔军东征……

他们的命有多苦，他说
他们身上的弹药就有多重

目光将枪杆子擦得锃亮
红旗的光芒飘向每一座山头
用握枪的手
划出南中国一道亮丽的光

列宁岩的手势

时间播种一场春雨

季节穿过长衫

群山与河流

阳光灿烂

真理是最精准的标尺

巨大的岩石煨出烈焰的光

是我想象的空间

光亮，如火焰

激情燃烧

他说：一个人在等待，十个人在等待

千个人在等待，万个人在等待

后来，我知道

亿万个人也在等待

岩内河流清澈，映出的手势

像一支支箭，刺破

晨曦

火 花

1925年11月1日
北帝岩天窗打开
诞生在岩头晨光里的《火花》报
渗进真理的史册
顿时将岩洞映得通体明亮

“要革命的站拢来
不革命的走开去”
燎原的火种，平实的愿景
化作熊熊烈焰
镌刻着千年熔岩的诗篇

火花是一道光
缤纷在山巅
镰刀的村庄，梭镖上的族书
扎头巾的农民
青铜的战士，挎着书包的学生
断臂迸出的鲜血，伤悲的骨
升向上空的旗杆
《三民主义》《苏俄概况》

抑或《各国革命史》
与毛泽东12月5日着手主编的《政治周报》
遥相呼应

火花点燃胜利的礼炮
一个善于观察火的人
看到星星之火燎原
看到镰刀与锄头喷发无穷的活力
看到猎猎飘扬的闪亮旗帜
看到诗的语言——
把五尺之躯交给组织
“热烈而生，热烈而死”

一个喜欢观察火的人
审读《火花》，将火花挑得更亮
后来，伟人毛泽东用湖南的辣味说——
东兰的农民运动，就是寻求解放的急先锋

望海岭头兄弟情

两个男人的故事从握手开始——

从炮声中感受到彼此的脉搏
从骨血的遗传密码中感受流动的血液
村头的锄头和菜刀，举起林中的喜鹊和春天

他们都闻到炊烟深处唐诗宋词的芬芳
关于一段春天的说辞
流淌大地的颜色，双手的经脉里
凸显精神生长的故乡

——某些时候，大道理不如“兄弟”
“你是哥，对了嘛”
一声“大哥”
重重地写下中国历史上的一页
一声“大哥”
那面镰刀与锤头叠印的旗帜更加鲜艳

说四川话的是邓小平
操壮乡口音的就是韦拔群

共耕社里篝火红

凌晨

适合革命者谈星星之火怎样燎原

《湖南农民运动大纲》和《井冈山的斗争》

翻出了毛边。他感觉到春笋快要拔尖

感觉到拔节声和心跳声扭成一团

他们用取暖的火收集一团

寻找一条路

看到喧哗，咆哮

看到一点一点星火汇集的

奔腾

远处，近处，唱起了歌——

“东里田地共同耕

个个有分才平等

同种同收同温饱

共耕利益我百姓”

越过田埂，炊烟生处

旗帜在天空中呼啸

召唤思想和铁

用春天的故事讲述春天

用生命的图腾讲述生命

一个山村的场景

在两对惯于握锄的双手间

抒写着一场生命体系的哲学

望北斗

火把点亮
燃烧整个山寨

目睹太多的血腥
太多的仇恨
站在山头
他仰望更高的山头
用指头连接心脏的血
寻找词的光芒

用血的方式
讲述星星的高度
一块石头放大整块版图
遗书便多份崇高

数十年后，我们来到这座雄踞的山谷
几个带血的字仍旧在洞口闪亮
那尊竹丛仰望的身影
正对着天上的北斗

魁星楼的灯光

如果一盏灯一亮就是一百年
这盏灯一定是盏神灯
如果一盏灯能与星星相映生辉
——那一定张扬着某种精神

斧头举起，劈开鲁莽
用灯火烧毁卖身契
镰刀闪闪发光
收割青春和梦想

把灯光贴在山坡上
形成一道光瀑
把灯光洒到江面上
形成一道多姿多彩的路
一个点灯的姿势
与他持枪、荷锄的手势应该是一致的
他的手可以挤出热汗
可以和一个又一个灯光重叠
可以用雄视的灯光
读千古文章，用国家的苦难读开春天

甚至用泪水和鲜血浇铸一片灿烂
可以用温暖的灯光嘘寒问暖
远去的火把化开千年的积雪
灯光从农民手中接力
一直播种到黄山、昆仑

他们用艺术的形式在点亮这盏灯
关于《土地法暂行条例》
关于《共耕条例》
他坐在那里，他点着烟，静思着
他坐在右侧，把地图握在胸口

一支打着火把的队伍行走远方
七十名伤病兄弟却在灯光下精神飒爽
灯光将他们的内心沿着红水河、沿着长江、沿着黄河
放大、放大
灯光，让群峰激荡
——一堆火就要燃烧，一粒种子将会
长出满山的映山红

那本《党的问题》
在灯光下，锃亮、锃亮

头 颅

—

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头颅献给大海
他就是磅礴而出的红日
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头颅献给高山
他就是巍然屹立的昆仑

马雄山是一场祭奠
印在火把深处
红水河贴满心事
流向斑斓色彩
壮乡的歌声丰富山海的传说

赏茶洞原本不是伤口
1932年10月19日
一滴水悬在空中
一个农民，不，是一个战士
双手沾满泥巴，头枕着那把枪
一阵投影，闪回，快放

正义与金钱面前
枪声与头颅同时分割
一个伟大的头颅
嵌成草丛里残缺的青砖
嵌在南中国宽阔的胸膛

然后
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然后
那个至哀至痛的凌晨
悲恸与震惊
一滴泪淹没整个春天

那个头颅
如一枚农家商标
升华一个民族的图腾

二

那张被硝烟熏黑的照片
只是一种象征
像一根柳条
顺着自己的信念插进炮火与硝烟之中

意志灌满肢体
旗帜将一场巨大的疼痛
埋进土里
插入大地的穴位

无数次地被出卖过的头颅
还留着锁链的痕迹
血，激活草木、花语
茂盛的阳光
植成山的秘密

身体早已垒满了石头
在一座中华方块字体里默默耸立

听到太阳在喊你的名字

急切地呼喊
从血管里喊
是太阳在喊你的名字

他在喊你，用他的骨头喊你
用他带着鲜红的朝霞
喊你

喊过马雄山，喊过红水河
喊过珠江
喊过那座挂过你头颅的城墙
喊过风，喊过雨
喊过梭镖
喊过家园的炊烟

是太阳在喊你的名字——
红旗飘扬着你的回声

一片梅花的隐语

笔头写下灼灼芳华

大地恨不能将整个梅花怒放出来

声母押着韵母，平声勾搭仄声

我要在梅树下坚贞地写着诺言

那封信或许还在路上

是不是该来一次疯狂的热恋

和你捞回虚度的时光

时光倒回二十年。你说
这样的夜晚会长出一串果子
青涩的籽，红色的心
我笑了笑，这样的夜晚适合长出晚风
眼睛微张，坐在竹排上追溯似水年华
放飞蝴蝶，油菜花在两岸起舞
沁汗的手心紧握一个名字
小声哼调，无意捞出一朵湿漉漉的白云

这是二十年前的预谋
我从山里找一个树洞
白天看你的归程
晚上坐在里面焚香，抄经，写诗
时光嘀嗒
向每一片角质，提问
一寸思念。香气腾腾

我请求上天给我一缕青风
我要捞回虚度的时光

将月亮别在衣领上

一

我偷了一个月亮
别在红水河的胸口
江风轻轻掠过
有芦苇生长的声音
如梵乐
白鹭腾起，她要让天空看看
人间真实的爱情

我张开手，问一下杏花村
却指着拐弯的地方，说
桃花已到了妙龄

二

我真讨厌你念叨那首古诗
什么是海上生明月？
明月一直随着我的眼睛在转，在云端
甚至在这条河水里

风，变得很轻
她在月上洗手，上妆，卸妆
嫦娥踮着足尖
芭蕾般起舞

群山忽明忽暗，船声渐行渐远
惹是生非地勾勒一幅图画
却找不出哪是露珠哪是清泪

今夜，我是你的船长
我将月亮别在衣领上
念叨着你的归期

想在月光下举行一场婚礼

月亮山总是那么柔情

一个邂逅

就有了千百个回转

我想在月光下举行一场婚礼

我想请月下老人为我们做证

石头是灵性的，包括上面几个刚劲的字

谁写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牵我的手

没有奢华的场景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鲜花开得正艳

她用一生的积蓄，捂着祝福

然后次第开放

月光下，我会提笔，你会歌唱

一举足，就会酳化整个人生

茶 语

我想，清晨是给煮的
包括甜嫩如茶的手指
对于一朵嫩尖
如嫣红，怀春，妖娆，甚至诱惑
在这个季节里，被春风打开
能轻咏，象征，甚至穿插一些情节

这个时候，不应该叫茶
那样太俗了，应该称得上一种语言
又像一种阅读，全神贯注
唐诗，宋词，元曲，手势幻想
我曾在东兰的山头比画
这个指尖在晨雾中，在树尖上，在歌声里
陶醉，起舞

指尖应该知道树的秘密
早将呢喃融入舞台，将晨曦捎进舞姿
像山姑的自然——自然的笑
自然的歌，自然的张望
自然地感动所有的灵魂

林 音

山岚里传出

男高音与女声重唱

露珠

滑落三滴，阳光清脆

山与森林间的默契，拂起水波，流水踏过歌声

斗歌，在晨光里婉转……

我五音不全，躲在菩提树下

静听花开的声音

梅花的隐语

梅花红了，别告诉她
我正与雪花打着耳语
我已放飞一只只蜜蜂
阳光正劲
一切的山野和行人都张开渴望的眼

将那面镜子还给我吧
倒映成影的日子一直装进我绯红的心思
梅影年华

大地恨不能将整个梅花怒放出来
声母架着韵母，平声勾搭仄声
我要在树下坚贞地写着诺言
那封信或许还在路上
是不是该来一次疯狂的热恋

生命有狭小的相逢

红水河只是一个药引

比如相思

可以用一粒尘埃

化作歌手

比如青春年少

点缀些许离愁

万天之上

用五月的蓬勃煨甜蜜的伤口

渺小的格局

同样会在时间中隐痛发作

六道轮回

比时光更加明亮

我是你前生修来的狐

只为你不远不近的回眸

风的诉语

一

一盏灯

牵着岁月的手

风，摸索在黑暗中

前行

月夜推开窗棂，我在风中叫你

张扬的眼睛，手指比画的声音

像风中的灯。跌绊、摔倒，站起

二

谁会像风一样堵住盼望的井口

等不来那束花，真的是老了

据说，爱情的词语是一个多角的花瓣

在风与风之间相互传情

暮色四起

今夜，一笔旧账任风抹平

天气开始转冷
群山打着冷战
花瓣做了个同样的动作
古老的颂词，缓慢地浸入
暮霭沉沉，如熏，如染

花瓣撒向天空与大地
大漠卸下了包袱
一片花装饰成一段乡愁
在风中，拉回沙海的青筋

凤凰花

终于明白什么叫拟人
比如，在初春时节绽放的你
刚烈地闭上害羞之门
提上殷红喇叭
向春天宣誓

那一声声鸟鸣
清澈得像泓春水
招呼着我的笑

绞尽脑汁企图用这个晚上的排比句
比喻你的风姿
比喻印上心头的红火
比喻映出的那片——
澄明

像读经书一样读你

对于手势的述说
你举起右手
你说，这是一种坚定
一种爱情的渴求

黄昏有雨
你左手撑一把油纸伞，有风
吹皱油纸
却吹不掉你坚毅的心

多年以后，我想起你举起的右手
语言固定一种手势
油盐柴米酱醋茶，站成每一个日出日落

风，雨，都会拍开我的房门
像过堂风
读起一卷经书

有沙侵入，有云飘来
闪电竟然倚在门边

只听到一声咏哦
——经卷响起翻页的声音

手势成蝶
在呼吸声中起舞
语言不再寂静
阳光早已入侵

问 道

一

木鱼，相互撞击
酥油灯，光芒之上
大殿更加明亮

老和尚眯着双眼
他的庭院，走动着
故人和诵经

一行长长的文字
掠过香案上的经书
真像我昨夜写过的诗句

四面窗，全部敞开
八道符在花白的纸纹里
高高低低
蜘蛛结茧，漏出来的仍是空

刚修剪过的“羊毛狗”

在门槛上伸出半个头来
始终没跳出声声吆喝

我的诗在风中打了个哈欠

二

一种力量在心头穿越

不要去询问鸟的自信
借一点火种将房间照亮
光，正从黑夜里冲出尘埃
不要相信悬挂在屋檐的落叶
一点外力就会让道路变得萎缩

你看，与我一道向往阳光的还有蚂蚁
蒲公英，和钻在石头缝上的狗尾草
挺胸对峙，扑打自身。俯首寻找
痛感，音乐，以及生命的空缺

爱情词典

我把你的名字刻在这块姻缘石上
你把我的爱深深地烙在心头
我是你的书生呀
你是我要接的新娘
我们被爱情载到这个渡口

谁说这是千年修来的缘
走进那刻桃花时间
发现你早就站在“比翼石”的肩头
微笑

上万只蝴蝶停止了起舞
侧耳倾听花丛中的幸福

花蕊正盛。蜜蜂正在静静养心
采撷最古老最青春的蜜
芬芳，流淌着这条古巷
沉醉这条爱情路

满怀着无限的春意

查找爱情词典
一个叫“诺言”的词语
早被爱情铆紧

谁将幸福当成猎猎旌旗

同心锁

将缔结一生的爱情
挂在这里
任由风雨解读

将承诺锁下心愿
索性，刚劲地一抛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钥匙，献给殉情的云

岁月更迭，季节老去
等在这里的历史影像
随一句小令
走向千古豪迈

以家的方式将爱情坚守
抵挡腐蚀。山外风光的妩媚

风
雨
心锁不锈，如阳光

花 街

弯弯曲曲的小巷里
雕花的门楣
在古老花痴的传说中
花街，随着雨水在青石板上漫流

晒太阳的老人把往事按进黄昏
昏昏欲睡。断裂的青砖墙上
青藤伸进窗口
延续一段故事

吊脚楼下的支柱苔藓潮霉斑驳
在河对岸“咯吱”
青瓜、“洋火”、沙子盐
推开尺半小船
一扇花格，檐雨滴落

窗，“吱呀”一声
记忆的阀门
开启所有的想象

玫瑰礼堂

一本厚厚的史书
我在深深的回望中
发出长长的感叹——

灯是专门为你设置的
作为近景，将你的心情带向辽远

光，倒像魔术师的手
瞬间已为你铺垫求婚的意境

一朵玫瑰，两朵玫瑰，千万朵玫瑰
朵朵娇丽，争奇斗妍
在礼堂里设下饕餮大餐

我已脱去世俗的眼光
日夜满载琳琅
只为幸福你的一生

以诗歌的名义感恩（跋）

源出云南省曲靖市马雄山的红水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东莞市对口帮扶的广西东兰县，处于红水河中游，红水河流经其境内总长达115公里。作为两地文化使者和精准扶贫队伍的一员，我接到市委宣传部的任务后立即赶赴东兰，在领略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风景之时，也沉思如何为精准扶贫探寻新的发力点。

带着这个课题，我决定以行走的方式，用脚步丈量东兰，用真诚打开东兰。从在充满敬畏的神圣殿堂般的红水河两岸行走，到月亮湾放歌、坡豪湖看渔歌唱晚，从在魁星楼仰望星空，到站在官帽峰上读崖，跪在列宁岩祭魂，从在旧州古隧道叹前程往事，到在红水河第一湾看一幅幅水墨画般的山水……一切都如前生的脚步，经历了一次重生体验和原生态的心灵净

化。尤其是古老的“蚂拐节”、东兰铜鼓，这些源于秘境中的风情物象无时不在向外界展现着沉甸甸的信仰符号。而农民领袖韦拔群、韦国清等等彪炳千秋的人物，将这块土地渲染出一种高尚的精神质地。东兰那一幅幅胜景图，东兰人在脱贫致富道路上不屈不挠的精神，催着我在时间的马蹄急遽紧逼中放下喧嚣，用文字解读东兰，让社会各界一道聆听大自然赐予红水河儿女的感动。

“树林里路分两股，而我呢/选上的一条较少人迹/千差万别由此而起。”这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没有走的路》里的一句话，用在我去东兰的路上再恰当不过了。把生活的细节隐藏起来，用凝练、含蓄的诗歌反映一个地区的发展，进行文化精准扶贫，是我们工作的创新，更是对我创作的一个考验。经过两年来多次的两地往返，几易其稿，聆听专家意见，今天这本名为《遇见红水河》的诗集终于摆在案头。有专家认为，这是一本带着鲜明烙印的“中国第一本精准扶贫诗集”，她向世人展现了不一样的红水河风情读本、不一样的东兰故事。我不在乎这本反映东兰山水人文的诗作是不是“中国第一本精准扶贫诗集”，我知道诗是排斥功利的，也是毫无功利的。但我可以确切地说，这是我以一个诗人的名义，将诗性融贯于红水河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把全部的热情注入文字中，并以此期待更多的人关注东兰、感受东兰、帮扶东兰。

在本书采写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友人的关爱。国务院原

副总理吴桂贤听说本人以诗歌形式进行文化扶贫后，欣然命笔为本书题词；九旬高龄的岭南著名书法家吴俊明先生为本书题字；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著名作家严风华，诗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谭五昌分别拨冗撰写序言和诗评。东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红，时任东兰县文联主席黄坚等亲自陪同采风，提供帮助。周光明、严鹰、孙海涛、周镇明、刘雯、向娟、程卓鹏等文朋诗友还陪同前往采风，一同感受红水河的热情。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刘卫为本书修改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还有许多对本书写作、出版给予帮助的朋友，情深义重，感恩你们的一路搀扶。

林汉筠

2019年2月